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太平治迹統類卷一

詳校官編修_臣邱庭澐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_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_臣李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五

太平治迹統類

雜史類

提要

臣等謹案太平治迹統類三十卷宋彭百川撰百川字叔融眉山人是書凡八十八門皆宋代典故文獻通考載前集四十卷又後集三十三卷載中興以後事此本乃朱彞尊從焦竑家藏本抄傳但有前集不分卷數又中

間訛不勝乙彞尊嘗謂焦氏本卷帙次第為
裝訂者所亂傭書人不知勘正別用格紙以
致接處文理不屬是也初紹興中江少虞作
皇朝事實類苑李攸又作皇朝事實與百川
此書皆分門隸事少虞書採摭雖富而俳諧
瑣事一一兼載體例頗近小說攸書於典制
特詳記事頗略惟此書於朝廷大政及諸臣
事迹敘述頗為賅備多可與史傳相參雖傳

寫久訛而規模終具闕其斷爛之處而取其
可以考見端委者固與李心傳建炎以來朝
野雜記均一代記載之林矣乾隆四十六年
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治迹統類卷一

聖宋仙源積慶符瑞

宋 彭百川 撰

趙氏之先自造父為周穆王御封趙城因氏焉其後與
韓魏分晉列為諸侯至漢趙廣漢居涿郡中遂為郡人
皇高祖諱肱以儒學為業歷永清文安幽都三縣令皇
曾祖諱珽亦儒學世其業歷藩鎮從事累官至兼御史

中丞皇祖諱敬慷慨有大志事劉仁恭父子歷營薊涿三州刺史周顯德中贈左驍衛上將軍皇考諱弘殷事

唐莊宗掌飛捷禁軍踰二十年歷漢周累以功遷至檢校

司徒贈太尉

此條通畧
例云云

先是唐貞元壬午歲有五色雲

見長安太史張璇曰以日宿推之在宋分後一百六十年有聖人興其地至後唐天成丁亥歲上生於洛陽夾馬營有神光滿室異香經宿不散上諱匡胤晉天福中兩浙兒童聚戲多以趙字為語助開運末宋州有異人

指其地曰不二十年有帝王由此建號上雄偉沉厚而多大畧嘗客遊至漢東而刺史范陽董宗本之子遵誨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及上去紫雲漸散周祖西征得上以置左右世宗嗣位命上掌禁軍劉宗寇澤潞世宗親帥師與崇遇於高平大將樊愛能等未戰而遁世宗躬自督戰上即大呼躍馬徑犯其鋒萬衆披靡周師復振崇衆大潰還授殿前都虞侯世宗征淮南命上領親騎翼從敗淮人萬餘於渦口偽將皇甫暉及姚鳳率衆號

十五萬塞清流關上擊走之暉將保滁州上追至城下擒之獲鳳遂下滁州時侍衛馬軍帥武安韓令坤平揚州吳將陸孟俊據蜀岡以逼其城令坤懼欲退師世宗命上領兵趨六合據之敗李景之弟達於六合東殺萬餘衆禁兵有不用命者必陽為之趣戰奮劍破其皮笠以明日索斬之自是人皆死戰皇考崩踰月起復授殿前都指揮使世宗復征淮南命上率殿前諸軍以下壽州還領義成軍節度世宗征濠泗上率精騎為前鋒破吳

人於十八里灘乘勝攻泗州范再遇以城降及征楚州
上親冒矢石麾兵登城拔之改忠武軍節度世宗北征
上先至瓦橋關降其將盧龍姚內斌又敗北騎數萬遂
平關南世宗一日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曰點
檢作天子世宗異之時曲陽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命
上代之累遷歸德軍節度一日上夢從世宗遊池上世
宗取印視之迴顧梁王弗與而授於上上嘗從布衣辛
文悅肄業辛文悅亦夢邀駕既拜乃上也又有青衣童

子據床而坐曰宋州官家教我來忽不見其幽顯符應如此時周帝幼冲故内外密有推戴之意

太祖受禪

建隆元年春正月辛丑北漢兵自上門東下與契丹入寇命諸將禦之太祖自殿前都虞侯輔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世宗征伐人望固已歸之壬子鎮寧節度慕容延釗先發時都下謠言將以出兵之日策點檢為天子萬民恐怖爭為逃匿之計惟內庭晏然不知癸

邠大軍出愛景門紀律嚴甚衆心稍安軍校河中苗訓者號知天文見日黑光久相磨蕩指謂太祖親吏宋城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與聚謀曰主上幼弱未能親征我輩出死力為國家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上黨李處耘具以其事白皇帝弟及節度掌書記薊人趙普語未竟諸將突入稱說紛紛普及匡義各以事理逆順曉譬之曰太尉忠赤必不見從諸將相願亦有稍稍

引去者已而復集露刃大言曰軍中偶語則族今已定
議太尉若不從則我輩亦安肯退而受禍普察其勢不
可遏與匡義同聲叱之曰策立大事固宜審圖爾等何
得便肆狂悖乃各就坐聽命普復謂曰外寇壓境將莫
誰何盍先攘却歸始議此諸將不可曰方今政出多門
若俟寇退師還則事變不可知也但當急入京城策立
太尉徐引而北破賊不難太尉苟不受策六軍決亦難
使向前矣普謂匡義曰事既無可奈何政須早以約束

因語諸將曰興王易姓雖云天命實係人心前軍昨已過河節度使各據方面京師若亂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轉生變若能嚴勅軍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搖則四方自然寧謐諸將亦可長保富貴矣皆許諾乃共部分夜遣衛隊軍使郭延賚馳告殿前指揮使浚儀石守信殿前都虞侯洛陽王審琦守信審琦皆素歸心太祖者也將士環列待旦太祖醉卧初不省甲辰黎明四面叫呼而起聲震原野普與匡義入白太祖諸將已擐甲

執兵直扣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大尉為天子太祖驚起披衣未及酬應則相與扶出聽事或以黃袍加太祖身且羅拜下稱萬歲太祖固拒之衆不可遂相與扶太祖上馬擁逼南行匡義立於馬前請以剽劫為戒太祖度不得免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衆皆下馬曰唯命太祖曰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比肩之人也汝等無得輒加凌暴入城不得侵掠擅劫府庫汝

等用命有厚賞不然當族誅諸校皆稟命時上母南陽
郡夫人杜氏在城中上憂之遣楚昭輔先入問起居時
石守信嚴兵守左掖門昭輔至納之昭輔見上母具陳
士衆擁戴之狀瑯琊夫人王氏侍側有懼色上母言笑
自若曰吾兒生時神異吾知其必享天命上整軍自仁
和門入秋臺無所犯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見執政諭
意時宰相早朝未退聞變范質見開運元年下殿執王溥手
溥見乾祐二年曰倉卒遣將我輩之罪也不入溥手則出血溥

噤不能對太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馬步軍副都指

揮使在京巡檢太原韓通

通見顯德二年

自內庭皇遽奔歸將

率衆備禦散員都指揮使蜀人王彥昇過於路躍馬逐

之至其第第門不及掩遂殺之并其妻子諸將翼太祖

登明德門太祖令軍士解甲還營太祖亦歸公署釋黃

袍俄而將士擁質等俱至太祖嗚咽曰吾受世宗厚恩

為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質不肯拜

列校太原羅彥環挺劍而前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

予太祖叱之不退質等不知所為乃言古有受禪之禮
今可行也因具陳之且曰太尉既以禮受禪事太后當
如母養少主當如子勿負先帝舊恩上許諾質等降階
列拜

質言受禪禮通略載長編以為
未入城時議已定今並錄出

呼萬歲奉土詣崇

元殿行禪代禮召文武百官就列至晡班定周帝下制
禪位宣徽使引太祖就龍墀北面拜受宰相扶太祖升
殿易服東序還即位羣臣拜賀奉周帝為鄭王太后為
周太后遷居西京乙巳詔因所領節度使州名定國號

曰宋改元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内外馬步軍士等第優給命官分告天地社稷遣中使乘傳賁詔諭天下節度使又別以詔賜焉辛亥石守信高懷德張令鐸王審琦張光翰趙彥徽官爵階勳並從超等酬翼戴之勛也乙未遣使往諸州賑貸丁巳天雄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魏王宛丘符彥卿上表乞呼名詔不久彥卿宿將且前朝近親皇弟匡義汝南郡夫人又彥卿女也上每優其禮遇云先是鎮安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

虞侯武安韓令坤領兵巡北邊慕容延釗復帥前軍至
真定上既受禪遣使諭延釗與令坤各以便宜從事兩
人皆聽命已未加延釗殿前點檢昭化節度使同平章
事壬戌歸德節度判官寧陵劉熙古為左諫議大夫樞
密直學士宋憂為觀察判官安次呂餘慶為給事中端
明殿學士攝觀察推官太康沈義倫為戶部郎中甲子
以皇弟殿前都虞侯匡義領睦州防禦使賜名光義
尊帝母南陽郡夫人杜氏為皇太后同平章事范質加

侍中右僕射王溥加司空樞密使太原吳廷祚同中書門
下二品三月乙巳改天下郡縣之犯御名廟諱者壬戌
追尊祖考為帝高祖肫諡曰文獻廟號僖祖陵曰闕陵
高祖妣崔氏諡曰文懿曾祖兼御史中丞珽諡曰惠元
廟號順祖陵曰闕陵曾祖妣桑氏諡曰惠明皇祖涿州
刺史敬謚曰簡恭廟號翼祖陵曰定陵祖妣劉氏諡曰
簡穆皇考右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弘殷諡曰昭武
廟號宣祖陵曰安陵陵名號謚皆翰林學士禮部侍郎

漢太常寺事漁陽竇儼所撰定儼儀弟也有司言國家
受周木德木生火當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從之上
既即位欲陰察羣情嚮背頗為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
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乎
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
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我亦終日
侍側不能害我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為天下
主雖閉門深居何益既而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

為之我不汝禁也由是中外懾服

太祖平澤潞

李筠

李筠并州太原人也善騎射後唐秦王從榮判六軍諸衛募勇士為爪牙筠操弓矢求見弓力及百斤府中無能挽者從榮令筠射引滿有餘力再發皆中遂隸麾下周祖朝為昭義軍節度加檢校太傅世宗即位加侍中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建隆元年四月兼中書令筠在鎮逾八年恃勇專恣招集亡命陰為跋扈之計周世宗

每優容之及上即位遣使諭以受禪筠即欲拒命左右
為陳歷數乃俛俛下拜既延使者陞階置酒張樂遽索
周祖畫像置廳舜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
被酒失其常性幸毋怪時北漢主知筠有異志潛以蠟
書誘筠筠雖具奏而反謀已決筠長子守節涕泣切諫
筠不聽上手詔書慰撫因除守節為皇城使筠遣守節
入朝且伺朝廷動靜上即曰太子却何故來守節矍然
以頭擊地曰陛下何言此必有讒人間臣父子也上曰

吾亦聞汝數諫老賊不汝聽不復顧藉故遣爾來欲吾
殺汝可盍歸語而父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
為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耶守節馳歸且以告筠反謀
愈急癸未執監軍亳州防禦使周光遜閑廐使李廷玉
遣其教練使劉繼冲判官孫孚送於北漢納款求援光
遜德威子廷玉嗣昭之孫皆有舊北漢主俱釋之厚賜
遣還第筠又遣衆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丘
仲卿說筠曰公以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

恐亦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昆弟禁衛皆吾舊人必將倒戈歸我況有僖珪槍撥汗馬何憂天下哉僖珪筠愛將有勇力善用槍撥汗馬筠駿馬也丙戌昭義反書至樞密吳廷祚言於上曰潞城岫險且阻太行彼若固守未可以歲月破然李筠素驕易無謀宜速兵擊之彼必恃勇出關但離窠穴即成擒矣上納其言戊子遣侍

衛副都指揮使石守信殿前副都點檢高懷德帥前軍
進討上敕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
之必矣丙申上召三司使清河張美調兵食美言懷州
刺史馬令琮度李筠必反日夜儲峙以待王師上亟令
授令琮團練使宰相范質曰大軍北伐方藉令琮供億
不可移他郡戊戌陞懷州為團練使以令琮先充使五
月庚子命宣徽南院使高唐晷居潤赴澶州巡檢殿前
都點檢鎮寧節度使慕容延釗彰德軍留後太原王全

斌率兵由東路與石守信高懷德會北漢主遣內園使
李弼以詔書金帛善馬賜李筠筠復遣劉繼冲詣晉陽
請北漢主舉軍南下已為前導北漢主將謀於契丹繼
冲道筠意請無用契丹兵北漢主從之即日大閱傾國
自將出團柏谷羣臣餞之汾水左僕射趙華曰李筠舉
事輕易事必無成陛下掃境內而赴之臣未見其可也
北漢主瞋目謂華曰朕志已決卿安能知其必無成耶
卿有長策固當何如華未及對北漢主拂衣上馬行至

太平驛筠身率官屬耆老迎謁北漢主命筠贊拜不名
坐於宰相衛融之上封西平王賜馬三百疋及服玩珍
異甚衆筠所獻亦畧與所賜等及文武大臣皆有賂筠
見北漢主儀衛寡弱不似王者內甚悔之北漢主數召
筠筠自言受周氏恩不忍負之而北漢主與周世仇也
聞筠言亦不悅筠將還別賜馬及甲鎧具裝遣宣徽使
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筠有馬三千匹日夕教閱欲
直趨大梁贊嘗見筠計事不應顧左右曰大梁兵皆我

昔時部曲也見我則降耳贊怒拂衣而起北漢主聞贊與筠有隙遣衛融軍中和解之筠留其長子守節守上黨自率衆三萬南出癸卯石守信破李筠衆於長平斬首三千餘級又以兵攻拔其大會寨甲辰詔削奪李筠官爵丁巳詔親征以樞密使吳廷祚為東京留守端明殿學士知開封府呂餘慶副之皇弟殿前都虞侯光義為大內都點檢侍衛馬步軍都指揮韓令坤率兵屯河陽己未帝發大梁壬戌次滎陽召西京留守河內向拱

與語拱勸上濟河踰太行乘賊未集而擊之稽留浹旬則其鋒益熾矣樞密直學士趙普亦言賊意國家新造未能出征若倍道兼行掩其不備可一戰而克上納其言甲子次河陽丙寅次懷州丁卯前軍都部署石守信副都部署高懷德破賊軍三萬餘衆於澤州南獲北漢河陽節度使范守圖殺盧贊筠遁入澤州嬰城自固六月己巳朔上至澤州督諸軍攻城初吐渾府都留後汾州團練使王全德帥所部從李筠戰澤州南既敗走入

潞與筠子守節為拒守計及上圍澤州全德大懼與親
信數十人犯闕來奔龍捷指揮王廷魯亦自潞州相繼
出降賊勢轉蹙矣澤州城踰月不下召控鶴左廂都指
揮使馬全義賜食御坐問以計策全義請併力急攻且
曰緩之恐復生變上即命諸軍奮擊全義率敢死士先
登飛矢貫臂流血被體全義拔鏃進戰士氣益奮上親
帥衛兵繼之辛巳克其城李筠赴火死獲北漢宰相衛
融命掩尸骼禁剽掠放澤州民今年田租乙酉進攻潞

州丁酉筠子守節以城降上赦其罪陞單州為團練用
守節為使是日車駕入潞州宴從臣於行宮辛卯德音
降死罪囚流以下原之潞州城近三十里內勿取今年
田租北漢主聞筠敗自太平驛遁還晉陽謂趙華曰李
筠無狀卒如卿言吾幸全師以歸但恨失衛融盧贊爾
由是重文學之士久之華請老使食其賦終身丁酉上
發潞州秋七月戊申至京師戊子宴韓令坤於禮儀講
武殿賜襲衣器幣勒馬有差賞平澤潞之功也

太祖親征淮南

李重進

建隆元年九月上巳平澤潞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瀋州人李重進周太祖之甥也始與上俱事世宗分掌內外兵權而重進以上英武出已右嘗心憚之恭帝嗣位重進出鎮揚州領宿衛如故上即位以韓令坤代重進為馬軍都指揮使上欲與相見謂翰林學士李闕草詔云君為元首臣作股肱君臣之分方契永圖修好詔下愈不自安乃招集亡命會李筠舉兵澤潞重進遣其親吏

翟守珣往潞陰結李筠守珣素識上往還京師潛詣樞密承旨李處耘求見上召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志矣上厚賜守珣許以爵位且令說重進稍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養威持重重進信之上將經畧淮南戊申徙重進為平盧節度使重進心增疑懼庚戌又遣六宅使陳思誨齎鐵券往賜以慰安之思誨至淮南重進即欲治裝隨思誨入朝左右沮之重進猶豫不決又自以前

朝近臣恐不得全乃拘留思誨益治反具遣使求援於
唐唐主不敢納揚州都監左屯衛將軍安友規知重進
必反踰城來奔重進諸將皆不附已乃囚軍校數十人
軍校曰吾輩為周室屯戍公苟奉周室何不使吾輩效
命重進不聽悉殺之己未重進反書聞上命馬步軍副
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石守信為揚州行營都部署兼
知揚州行府事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王審琦為
副都宣徽北院使李處耘為都監保信節度使宋延渥

為都排陳使帥禁兵討之上謂左右曰朕於周室近臣
無所猜間重進不體朕心自懷反側今六師在野朕當
自撫慰之癸卯詔削奪李重進官爵冬十月乙酉上問
樞密副使趙普以揚州事宜普曰李重進守薛公之下
策昧武侯之遠圖憑恃長淮繕修孤壘無諸葛誕之恩
信士卒離心有袁本初之強梁計謀不用外絕救援內
乏資糧急攻亦取緩攻亦取兵法尚速不如速取之上
納其言丁亥下詔親征十一月戊戌次宿州甲辰次泗

州上命諸將鼓行而前丁未至大義驛石守信遣使馳
奏揚州即破請上亟臨視是夕次其城下即時攻拔之
李重進盡室赴火死陳思誨亦為其黨所害上購得翟
守珣補殿直俄遷供奉官而重進性鄙吝未嘗有觴酒
豆肉及其士卒下多怨者已酉賑給揚州城中民
見太祖聖政門 庚戌詔重進家屬聽自首
上與趙普

太祖征荆南

高繼冲

建隆元年八月荆南節度使貞懿王高保融寢疾以弟

行軍司馬保勗總判內外融迂緩御軍治民皆無法度
母弟保勗體瘠而口吃文獻王甚愛之雖盛怒見之必
釋然而笑荆南人謂之萬事休郎君 二年九月甲子以
荆南行軍司馬寧江節度使保勗為荆南節度使上初
聞保融之喪遣兵部尚書李濤往弔及還上問保勗堪
其事否對以為可任而保勗貢奉亦數至及受節鉞保
勗性淫恣日召市娼集府署擇士卒之壯健者使相媒
狎勗與姬妾帷簾共觀笑之又好營造臺榭極土木之

功軍民咸怨記室孫光憲諫曰宋有天下四方諸侯莫
不屈服凡下詔書皆合仁義此湯武之君也公宜克勤
克儉勿替勿僭上以奉朝廷中以嗣祖宗下以安百姓
若縱佚樂非福也保勗不從 三年十一月保勗寢疾
名內牙都指揮使長安梁延嗣謂曰我疾遂不起兄弟
孰可付之後事者延嗣曰公不念貞懿王乎先王舍其
子繼冲以軍府付公今繼冲長矣保勗曰予言是也即
以繼冲權判內外軍馬事甲戌保勗卒 乾德元年正

月庚申以山東道節度使兼侍中慕容延釗為都部署
樞密李處耘為都監發諸郡兵會襄陽討張文表先是
盧懷忠使荆南上謂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盡
欲知之懷忠使還報曰高繼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
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南通長沙東距建康西
迫巴蜀北奉朝廷觀其形勢蓋日不暇給取之易耳於
是上召宰相范質等謂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
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壬戌李處耘辭上遂以成筭

授之庚辰以荆南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高繼冲為荆南節度使二月上聞高繼冲託以供億王師貸民錢帛下詔止之繼冲自以年幼未知民事政刑賦役委節度使判官孫光憲軍旅調度委衙內指揮使梁延嗣曰事非得中人無間言吾何憂也李處耘至襄州時慕容延釗被酒詔令肩輿即戎事先遣閤門使丁德裕喻繼冲以假道之意請具給薪水繼冲與其僚佐謀以民庶恐懼為辭願供芻餼百里外處耘又遣德裕往光憲及延

嗣請許之兵馬副使李景威說繼冲曰今王師雖假道以收湖湘然觀其事勢恐因而襲我景威願効犬馬之力假兵三千於荆門中道險隘處設伏候其夜行發伏攻其上將王師必自退却回軍取張文表以獻於朝廷則公之功業大矣不然且有搖尾求食之禍繼冲曰吾家累歲奉朝廷命此事爾無過慮况爾又非慕容延釗闕曰舊傳江陵諸處有九十九州闕自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之闕昨此州已自不存並可憂汝峽江一民爾

安能識成敗混一天下之志聖宋受命伐文表如以山
壓邛爾湖湘何能為惟早以疆土歸朝廷去荆楚可免
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繼冲不能行出而歎曰大事去矣
何用生為繼冲遣延嗣與其叔父掌書記保寅奉牛酒
來犒師且覘師之所為壬戌師次荆門處耘見延嗣等
待之有加禮諭令翌日先還延嗣喜馳使報繼冲以無
虞荆門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延釗召延嗣等宴飲於其
帳處耘將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初但俟保寅延嗣

之還遽聞大軍奄至即皇恐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延釗率親兵先入登北門比繼冲與延釗俱還則王師已分據衝要布列街巷矣繼冲大懼即詣延釗納牌印遣客將王昭濟等奉表以三州十七縣十四萬二千三百戶來歸庚子荆南表至上復命繼冲為節度使遣樞密承旨王仁贍赴荆南巡檢辛亥以梁延嗣為復州防禦使孫光憲為黃州刺史王昭濟為左領軍衛將上聞李景威之謀曰忠臣也命王仁贍

厚恤其家十二月甲子赦荆南進羣臣階勛爵有差已
未以荆南節度使高繼冲為武寧節度使先是繼冲上
表乞陪祀許之因舉族歸朝乃命易鎮繼冲鎮彭門幾
十年委政僚佐部內亦治年三十一卒高氏據有荆南
歸峽之地傳襲三世五帥凡四十年

太祖平湖南

周保權

周保權汝南郡王行逢之子盡心為治凡辟官屬必取
廉潔教民親賢館禮名士然性多猜忌左右少有忤意

者必置於法有學士徐仲雅者性滑稽時行逢多補蜜
首為司空太保一日謂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強俗阜
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內司空滿天太保徧地孰
敢不懼行逢不悅斥之建隆元年上登極加行逢兼

中書令三年病革召其將吏以子保權屬之曰吾起隴
畝為團兵同時十人皆誅張文表

郎州人

獨存常怏怏不

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不能
則嬰城勿戰自歸朝廷可也師璠與行逢鄉里姻戚事

行逢為親軍指揮使數有功行逢委信之行逢卒保權
領留務冬十月張文表聞周保權立怒曰我與行逢俱
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會保權遣兵
更戍永州路出衡陽文表遂驅以叛偽縞素若將奔喪
武陵者過潭州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素輕文表不
為之備方宴飲外白文表兵至簡殊不介意謂四坐曰
文表至則成擒何足慮也俄而文表率衆徑入府中簡
醉不能執弓矢但箕踞大罵與坐客十餘人皆遇害文

表取其印綬自稱權留後事具表以聞保權即命楊師
璠悉衆禦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璠亦泣顧
謂其衆曰汝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
皆思自効保權又遣使求援於荆南文表以上疏自理
二月丁亥以武平節度副使權知郎州周保權為武平
節度使甲辰遣中使趙璘等齎詔宣諭潭郎聽張文表
歸闕且命荆南發兵助周保權

會兵討文表
見平荆南門

乾德元

年癸亥命太常卿邊光範權知襄州戶部判官滕白為

南面軍前水陸轉運使丙寅以張勛為南面行營馬軍都監盧懷忠為馬步軍都監丙子詔荆南發水兵三千人赴潭州楊師璠之討張文表也兵稍失利相持既久文表出戰師璠大敗之遂取潭州執文表初文表聞王師來伐潛送款於趙璘且言奔喪朗州為廖簡所薄因即私闕實無反心璘自以奉詔諭文表得其歸順甚喜即遣使慰撫之師璠既入城縱火大掠而璘亦繼至明日享將吏於延昭門指揮高超語其衆曰觀中使之意

必活文表若文表至闕圖害郎州我輩無遺類矣乃斬
文表於市盡腐其肉及宴罷遂召文表超曰文表復謀
為亂已斬之矣遂太息久之二月王師既收荆南即日
趨郎州周保權懼召觀察判官曰凡所以請援於朝者
誅文表耳王師不還必將盡取湖湘之地李觀象謂保
權曰我所恃者北有荆渚以為唇齒今高氏束手若幅
巾歸朝幸不失富貴從富等不可乃與為拒守先路安
撫德裕至郎州從富等拒而不納盡撤部內橋梁沉船

舫伐木塞路德裕不敢與戰延釗以聞上遣使諭周保
權及將校曰爾請大軍以拯爾難今妖孽既殄是有大
造於爾也何為反拒王師自取塗炭重擾生聚保權為
左右牽制執迷不復遂進討之慕容延釗遣戰棹都監
武懷節分兵趨岳州大破賊軍於三江口獲船七百餘
艘斬首四千餘級遂取岳州三月張從富等出軍於澧
州南與王師遇未及交鋒賊軍望風而潰李處耘遂北
至教山寨賊棄寨走俘獲甚衆處耘釋所俘體肥者數

十人令左右分食之少健者悉黥其面令先入朗州會宿於寨中迨次日黎明延釗繼至所黥之俘得入城悉言被擒者為王師所啗食賊衆大懼縱火焚州城驅掠居民奔竄山谷壬戌王師入朗州擒張從富於西山下梟其首賊將汪端刼保權并家屬亡匿江南岬僧舍李處耘遣麾下將田守奇往捕之端棄保權走守奇獲保權以歸於是盡復湖南舊地凡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戊寅湖南捷書至羣臣稱

賀夏四月甲申德音減荆南潭朗州地死罪囚流以下
釋之蠲三年以前逋稅及場院課利管內文武官吏並
依舊仍加恩立功者優其秩壬辰遣中使賜湖南行營
將士茶藥及立功將士錢帛有差七月甲戌保權詣闕
待罪詔釋之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

太祖平蜀

孟昶

孟昶初名仁贊及僭位改焉是時石晉之後漢祖起并
州中原旱蝗昶益自大居臣奢僭 建隆三年冬蜀主

命官磨勘州縣逋稅別行追督龍遊令成都田淳上疏
諫其畧曰今甲子欲交陰陽變動天運人事合有變更
如采厚歛之末議必亂經國之大倫此犯天意者一也
四海財貨盡屬至尊散在民間積為貨產或有科索誰
敢抵非陛下何不捨小蓄以成大有乎蜀主不能用聞
者皆為之恐淳議論自若或謂淳曰如君之才固堪重
寄宜稍低回便至金鑾玉堂淳曰吾安能附狗鼠哉蓋
指樞密使王昭遠也 乾德元年四月庚子以華州團

練使張暉為鳳州團練使兼西面行營巡檢壕寨使暉
前在華州治有善狀上既誅李筠將有事河東召暉入
覲問以計策暉曰澤潞瘡痍未瘳軍旅游興恐不堪命
不若戢兵育民俟富庶而後圖之上慰勞遣還於是始
謀伐蜀徙暉鳳州暉盡得其山川險易因密疏進取之
策上覽之大悅五月丁丑明德門闕蜀相李昊言於蜀
主曰臣觀宋氏啟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
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主將發使樞密使關塘

等率兵屯峽江馬軍都指揮使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
戰猪頭鋪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勝登其城廷讓率大軍
繼至彥儔以所部將出拒戰而廷翰等已入其城中矣
彥儔倉皇失次左右皆散去彥儔奔歸府第判官羅濟
勸令單騎歸成都彥儔曰我昔已失秦川今復不能守
夔州縱不忍殺我亦何面目可見蜀人乎濟又勸其降
彥儔曰老幼百口俱在成都以一身偷生舉族何負今
日止有死耳即解符印殺濟曰君自為計乃反拒其戶

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後數日光義等得骨於煨燼中以禮塋之王全斌以蜀人斷棧大軍不得進議取羅川路入蜀康延澤潛謂崔彥進曰羅川路險衆難並濟不如分兵修棧約會大軍於深渡可也彥進遣白金斌全斌許之不數日閣道成遂進擊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而全斌亦以大軍由羅川至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而陣彥進遣步軍都指揮使張萬友等擊之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寨明日彥進延澤

萬友分兵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拒又大破之乘勝拔其寨擒寨主義州刺史王審超監軍趙崇渥及三泉監軍劉延祚都統王昭遠都監趙崇韜引兵來戰三敗退奔至利州北昭遠等遁去渡桔柏津焚橋梁退保劍門壬申晦全斌等入利州獲軍糧八十萬斛詔西軍行營所克復州縣偽署將士有竄匿皆限一月於所在陳首釋其罪是月京師大雪上設氊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體尚覺寒念

西征將士衝犯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
全斌仍諭諸將以不徧及也全斌拜賜感德初上詔令
孫過等指畫江山曲折之狀及兵寨戍守之處道里遠
近俾畫工圖之以授全斌等因謂曰西川可取否全斌
等對曰臣等仗天威遵廟算尅日可定也龍捷右廂都
指揮使史延德前進奏曰西川若在天上固不可到在
地上到即平矣上嘉其果敢慰勉之又謂全斌等曰凡
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錢帛分給將士吾所欲

得者其土地耳蜀主聞有北師以王昭遠為北面行營都統左右衛聖馬步軍都指揮使趙崇韜為都監山南節度使韓保正為招討使洋州節度使李進為副招討使帥兵拒戰蜀主謂昭遠曰今日之師卿所召也勉為朕立功昭遠好讀兵書頗以方畧自任始發成都蜀主命宰相李昊等餞之城外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此諸葛亮酒酣攘臂謂昊曰吾此行非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耳冬十二月劉

光儀入峽路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寨殺其將南光海等死者五千餘人生擒戰棹都指揮使袁德宏等千二百人奪戰艦二百餘艘又斬獲水軍千餘衆初蜀於夔州鑲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儀等將行上出地圖指其處謂曰沂江至此切勿以舟師爭勝當先遣步騎潛擊之俟其稍却乃以戰棹夾攻必取也光儀等未至鑲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其橋復引舟而上遂破州城悉如上計時大將劉廷讓頗兵白帝廟

西及師至彥儔謂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東軍遠涉而來利在速戰宜堅壁以待之守謙曰何待也獨領麾下以出

闕

崇韜敗乃免胄棄甲投東川匿倉舍

下悲嗟流涕目盡腫惟誦羅隱詩云運去英雄不自由
俄亦為追騎所獲蜀主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其子玄詰
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為其副以守劍門玄詰素不習武
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詰離成都但攜姬妾樂器及
伶人數十輩晨夜嬉遊不恤軍政至綿州聞劍門已破

即日棄軍西還所過盡焚其廬舍倉廩而去太子玄喆亦奔還昶益惶駭不知計將安出有老將石奉願者對曰東兵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堅守以疲之蜀主嘆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遇敵不能為吾東向放一箭今雖欲閉壁誰肯效死者司空兼武信節度平章事李昊勸蜀主封府庫以請降蜀主聞之命昊草表已卯遣通奏使宣徽北院使太原伊審微奉降表詣軍前初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所為蜀人夜書其門

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為笑庾辰詔行營所經州府長吏以牛酒犒師乙酉王全斌等次魏城伊審徵以蜀主降表至全斌受之遣先鋒都監通事舍人田欽祚乘駟入奏又遣康延澤領百騎趨成都見蜀主諭以恩信慰撫軍民留三日乃還初劉光儀等發夔萬施開忠等州刺史皆迎降及遂州知州事少府少監陳愈亦降光儀入城盡以府庫錢帛給軍士諸將所過咸屠戮以逞曹彬禁之乃止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上聞之喜

曰吾任得其人矣賜彬詔褒之辛卯王全斌等至升仙
橋蜀主備亡國之禮見於軍門全斌承制釋之蜀主復
遣其弟保寧節度使雅王仁贄奉表求哀丙申田欽祚
至自西川孟昶降表以其先人墳廟及老母為請上優
詔答之并諭西川將吏百姓等皆安堵如故丁酉赦蜀
管内蠲乾德二年逋租賜今年夏稅之半凡無名科役
及增益賦調令諸州條析以聞當除之偽文武官將校
奉昶來降者並委全斌奏其名亡命羣盜一月內許陳

首有懷才挺操恥事偽庭者所在搜訪先賢丘隴並禁
樵採前代祠廟咸加營葺自全斌等發京師至昶降才
六十六日凡得州四十五縣一百九十八戶五十三萬
四千三十有九全斌等既入成都後數日劉光儀始至
昶饋遺光儀等及犒師之禮並如初已而詔書頒賞諸
軍亦無差降兩路將士爭功始相疾矣先是全斌受詔每
制置必與諸將會議因是各為異同雖小事不能即決全
斌及崔彥進王仁贍等日夜宴飲不恤軍士下掠子女

奪財貨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聽全斌遣
右神武大將軍王繼濤與供奉官王守訥部送孟昶歸
京師繼守訥以白金斌言繼濤問昶求宮伎金帛乃留
繼濤不遣以呂餘慶權知都府樞密直闕丙午詔以西
師所過民有調發遣戍皆襄荊南均房等州今年夏租
免光化漢陽軍十之二居坊郭者勿輸偽蜀官並遣赴
闕賜裝錢有差治行清白為衆推者所在州府以名聞
庚申孟仁贄至自成都孟昶亦上表有自量過咎尚竊

憂疑等語詔答之其畧曰既自求於多福當盡滌於前
非朕不食言爾無過慮所答詔仍不名又呼昶母為國
母詔自嘉眉忠萬至荆南沿江分置驛船以濟行李三
月孟昶與其官屬皆挈族歸朝由峽江而下夏四月上
遣使以御府供帳迓孟昶於江陵且命有司為昶官屬
治第又遣使至江陵分給軍馬鞍乘乙酉昶至進郊皇
弟開封尹光義勞之玉津園丙戌大陳諸軍於闕前昶
與弟仁贇子玄詰玄班宰相李昊等三十三人素服待

罪明德門外詔釋罪賜昶等襲衣冠帶上御崇元殿備
禮見之禮畢御明德門觀諸軍按部還營遂宴昶等於
大明殿賜物有差六月甲辰以孟昶為開府儀同三司
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庚戌孟昶卒上為輟五日
朝贈尚書令追封楚王謚恭孝初昶母李氏隨昶至京
師上數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
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上曰歸蜀耳李氏
曰妾家太原儻獲歸老并州妾之願也時上已有北征

意聞其言喜曰侯平劉鈞即如母所願因厚加賜賚及
昶卒李氏不哭舉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至今
日吾所以忍死為汝在耳今汝既死吾安用生因不食
數日亦卒始周世宗克關南議計而未果至太祖平之
昶父子據有全蜀三十一年至是國除

太祖平廣南

劉
鋹

劉鋹其先蔡州上蔡人晟之長子也性昏愚委政宦官
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每詳決可否皆瓊仙指之鋹日

與宦人波斯女等遊戲內宮晟時寵任中官已至千人至張
時為三師三公者數十人女官已有師傅令僕之號目百官
為門外人淫刑暴飲建隆元年內侍邵廷珣言於鋹曰漢
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
事今兵不識旗鼓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而治
自然之勢也今聞真主已出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鋹修
兵為備不然遣使通好鋹懵然莫以為慮乾德初王師既克
郴州獲其內侍十餘人有余延業者人質么麼上問曰爾在

嶺南為何官對曰為護駕弓箭手官授以弓矢延業極力控
弦不開上因笑問漢南政事延業具言累世奢侈殘酷之狀
上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於是道州刺史王繼勛言劉
鋹為政昏暴民被其毒又數出寇邊請王師南伐上猶未欲
亟加以兵乃命唐主諭意令南漢主先以湖南舊地來獻唐
主遣使致書南漢主不從三年八月唐主復令知制誥潘
祐作書數千言論南漢主以歸款於中國遣給事中龔慎儀
往使南漢主得書大怒遂囚龔慎儀驛書答唐主言甚不遜

唐主以其書來上上始決意伐之九月己亥朔以潭州防禦使潘美為賀州道行營兵馬都部署朗州團練使尹崇珂副之道州刺史王繼勛為行營馬軍都監仍遣使發諸州兵赴賀州城下先是南漢舊將多以讒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人數輩城壁壕隍但飾為宮館池沼樓艦器甲輒腐敗不治及王師次於白霞劉鋹賀州刺史陳守忠遣使告急內外震恐南漢主遣龔澄樞馳驛往賀州宣慰時士卒久在邊多貧乏聞澄樞至

以為必大加賞賚皆喜而澄樞出空詔撫諭衆皆解體
王師拔馮乘前鋒至芳林澄樞惶懼乘輕舸遁歸是月
癸丑王師遂圍賀州南漢主召大臣議皆請以潘崇徹
將兵拒王師崇徹自罷兵柄常怏怏於是辭以目疾漢
主怒曰何須崇徹伍彥柔獨無方略耶遂使彥柔將兵
來援戊午王師聞彥柔至退二十里潛以奇兵伏南鄉
岸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床指
揮伏兵起彥柔衆大亂死者十七人擒彥柔斬之梟其

首以示城中城中人猶堅守弗下隨軍轉運使王明言
於潘美曰當急擊之恐援兵再至則為所乘我師老矣
衆頗猶豫明乃躬擐甲胄率所部護送輜重卒百餘人
丁夫數千畚鍤皆作堙其塹直抵城門城中人大懼遂
開門以納王師王師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
憂迫計無所出乃加潘崇徹為內太師馬步軍都統領
衆三萬屯賀江會王師徑趨韶州崇徹但擁衆自保而
已冬十月辛巳曲赦賀州管内囚王師破南漢開建寨

殺數千人擒其將靳暉昭州刺史田行稠棄城遁桂州
刺史李承進亦奔還遂取昭州桂州十一月王師克連
州南漢招討使盧收率其衆退保清遠南漢主聞之謂
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
南也十二月美等長驅至韶州都統李承渥領兵數萬
陣蓮葉山下南漢人教象為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
仗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至是與美遇美盡索軍中
勁旅布前以射之象奔踉乘象者皆墜反踐承渥軍遂

大敗承渥僅以身免陷韶州擒其刺史辛延渥渥遣使
勸南漢主降國中震恐漢主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倡梁鸞
真薦其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衆禦王師距番禺纔
百餘里四年正月王師克英雄二州南漢都統潘崇
徽來降是月王師次隴頭南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
隴頭山水險惡潘美等疑有伏兵乃挾其使而速度諸
險甲子至柵口乙丑至馬迺屯雙女山直瞰郭崇岳營
遊騎數十挑戰崇岳不出但堅壁自守晝夜禱祠鬼神

而已南漢主取船十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
宦官樂範與衛兵千餘盜其船以走南漢主懼乃遣右
僕射蕭灌等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詣軍門乞降潘美
即令部送赴闕灌等俱入不反漢主益懼復令崇岳戒
嚴二月又遣其弟保興率兵來拒植廷曉謂崇岳曰北
師乘席卷之勢鋒不可當吾士旅雖衆然傷殘之餘不
驅策而前坐受其弊矣庚子廷曉乃領前鋒據水而陣
令崇岳殿後禦其奔衝既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

遂死之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明曰彼編竹為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其擾亂夾擊之此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煙埃望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保興逃歸龔澄樞李托與內侍中薛崇譽等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當自還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辛未王師至白田漢主素服出降潘美承制釋之遂入廣州俘其宗室官屬九十七

人與南漢主皆縻於龍德宮保興初匿民間後乃獲之
有闕工五百餘輩請見美曰是拯人多矣吾奉詔伐罪
正為此等命悉斬之美以露布告復乙丑至京師庚寅
羣臣稱賀遂賜宴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戶十七萬
二百六十三辛卯赦廣南管内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偽
置官並仍舊無名科斂咸蠲除之三月詔嶺南諸州長
吏察偽政有害於民者以聞當悉除之四月壬申以南
面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同知廣州潘美遣

使部送劉鋹及其宗黨官屬獻於京師鋹至公安邸吏
龐師進迎謁學士黃德昭侍鋹因問師進何人德昭曰
本國人也鋹曰何為在此德昭曰高皇帝居藩日歲貢
大朝輜重皆歷荊州乃令師進置邸於此造車乘以給
饋運耳鋹嘆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
祖宗山河乃大朝境土也因泣下久之既至舍於玉津
園上遣叅知政事劾問翻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於
龔澄樞李托薛崇譽上復遣使問為誰之謀皆俛首不

對諫議王珪謂托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火又自內中起今天子遣使案問爾復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澄樞等乃引服翊日有司以帛繫銀及其官屬先獻太廟太社上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銀銀對曰臣年十六僭偽號澄樞等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却是臣下澄樞等却是國主遂伏地待罪上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宗譽斬於千秋門外釋銀罪並其官屬禎王保興等各賜鞍馬有

差尋以保興為左監門衛率府率以左僕射蕭淮為太子中允中書舍人卓惟休為大僕寺丞餘並署諸州上佐縣令主簿擢授王明為秘書少監領韶州刺史廣南諸州轉運使王師南征明知轉運事數萬眾仰給無闕每下郡邑頗亦參預軍畫上嘉其功故擢用焉辛丑宴銀於崇德殿六月壬午以銀為右千牛衛大將軍負外封恩敕俸俸外別給錢伍萬米麥五十斛銀體質豐碩眉目俱疎有口辨性絕巧在國時多置醢以毒臣下一日

上乘肩輿從十數騎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銀先至詔賜
卮酒銀疑之奉盃泣曰臣承父祖基業拒違朝廷勞王
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為大梁布衣足
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
上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之別
酌以賜銀銀大慙頓首謝十月丙戌詔嶺南諸州劉銀
日前煩苛賦歛並除之民為兵者釋其籍流亡者招誘
復業 五年四月上按嶺南圖籍州縣多而戶口少命

知廣州潘美轉運王明度其地里并省以便民五月丙寅詔廢嶺南道媚川都選其少壯者為靜江軍老幼者聽自便仍禁民不得以採珠為業先是銀於海門鎮募兵能採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凡採珠者必以石繩索繫於足而沒焉深或五百丈溺死者甚衆銀所居棟宇皆飾以玳瑁珠翠窮極奢靡及王師至并府庫悉皆焚之於是潘美等於煨燼中得所餘玳瑁珍珠來獻且言採珠危苦之狀上降詔罷之八年十二月己未以銀

為左監門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去恩赦侯之號 九年十一月封銀為衛國公太宗即位常俸外加以他給會將討晉陽召近臣宴劉銀預會自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偽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為諸國降王長太宗大笑賞賜甚厚其誼諧皆此類也銀子守節守正皆至崇儀使幼守平守素咸平中為侍禁甚貧乏真宗聞之賜白金千兩因語宰相曰諸偽主子孫率多窘迫僭侈之後不知

稼穡艱難之所致也。銀卒上聞其家貧，其妻陳氏詔曰：「以闕。」

太祖平江南

李景

李景父昇為楊行密將，徐溫養子，冒姓徐氏。及昇僭號，自云唐室後復姓李，國號唐。世宗征淮南，屢破其衆，景懼，稱臣。建隆元年，上受命遣使諭之。十一月上，親征。景遣僕射嚴續來犒師，復遣其子從鎰尚書馮延魯來貢金，買宴上厲色，謂延魯曰：「汝國王何故與叛臣交通？」

延魯曰陛下知交通不知預其反謀時使者至國主令臣諭曰男兒不得志固有反但有不可爾上曰雖然諸將皆勸吾乘勝濟江如何延魯曰陛下御六師以臨小國叢爾江南安敢抗天威然國主侍衛數萬皆先帝親兵誓同生死陛下若能棄數萬之衆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風濤苟進未克城退乏糧道亦大國之憂也上笑曰聊試卿爾豈聽卿遊說耶上使諸軍習戰艦於迎鑿唐主懼甚其小臣杜著頗有辭辯偽作商人由建安

渡來歸而彭澤令薛良坐事責授池州文學亦挺身來奔
且獻平南策唐主聞之益懼上命斬著於下蜀市良配
隸廬州牙校唐主乃少安終以國境微弱遂決遷都之
計 二年二月丁丑唐主景遣使來賀長春節己卯遣
通事舍人王守正使江南勞唐主之遷都也是月唐主
始遷於南都立吳王從嘉為太子監國留左僕射嚴續
知樞密院事湯悅佐之悅即殷崇義池州人也始犯宣
祖諱改馬三月唐主至南都城邑迫隘官府公廨十不

容一二力役雖繁無所施巧羣臣日夜思歸唐主悔怒欲誅始謀者樞密使給事中唐鎬發病卒閏三月壬申唐主遣使貢金器二千兩銀器萬兩羅綺二千段謝生辰之賜也六月唐主景殂於南都秋七月以喪歸金陵有司議梓宮不宜復大內太子從嘉不可乃殯於正寢從嘉即位改名煜尊母鍾氏為太后立妃周氏為國后封弟鄧王從善為韓王莒公從鎰為鄧王從度為昭平郡公從信為文陽郡公右僕射嚴續為司空平章事吏

部尚書門下侍郎知樞密院湯悅為右僕射樞密使大
赦境內文武進位有差七月復句容尉張泌上書陳十
事其一舉簡要二畧繁小三明賞罰四重名器五擇賢
良六均賦役七納諫諍八究毀譽九節用十屈己唐主
嘉納擢為監察御史八月甲辰唐主煜遣中書侍郎馮謐來
主景遺表來上九月壬戌唐主煜遣中書侍郎馮謐來
貢謐即延魯也唐主手表自陳本志冲淡不得已而紹
襲事大國不敢有二鄰於吳越恐為所讒上優詔以答

焉初周世宗既取江北貽書江南如唐與回鶻可汗之
式但呼國主而已上因之於是始改書稱詔戊子遣鞍
轡庫使梁義弔祭王召見面賜約束因謂左右曰朕今
諭以謹飭蓋聞鮮克由禮達人無所觀型又曰齊之以刑
豈若令其自飭冬十月癸巳唐主以皇太后葬遣戶部侍
郎韓熙載太府卿田霖來助葬江南以康王新立往申
慶賜闕善為司徒兼侍中諸道兵馬闕南都留守令諸
司無職事者日二員待制於內殿仍各上封事三兩條

時皆喜其言得達多所開陳而迄莫施衆始告病唐主
煜追謚其父景為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
號順陵蓋因馮謐以請於上而為之 二年四月乙未
詔奉使江南者毋得將其國所用錢過江北唐主雖通
職貢然亦增修戰備 開寶四年十一月癸巳朔江南
國主煜遣其弟鄭王從善來朝貢於是始去唐號改印
文為江南國印賜詔乞呼名從之先是國主以銀五百
兩遺宰相趙普普告於上上曰此不可以不受但以書

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叩頭辭讓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入覲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趙普之數江南君臣聞之皆震駭服上偉度五年二月上既平廣南漸欲經理江南因鄭王從善入貢遂留之國主大懼是月始損制度下令稱教改中書門下為左右府內史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修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從善為南楚國公從鎰為江國公從謙為鄆國公宮殿悉除去鷄吻閤三

月癸未以江南進奉使李從善為秦寧節度使賜第京師國主雖外示畏服修蕃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募兵陰為戰守計上使從善致書風國主入朝國主不從但增歲貢而已南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朝廷忌之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之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國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六年四月辛丑遣翰林學士盧多遜為江南國主生

辰信使多遜至江南得其臣主懼心及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闕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命中書舍人徐錯等通夕讐對送與之多遜乃發於是江南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多遜盡得之矣歸即言江南衰弱可取狀上嘉其謀始有意大用 七年秋七月盧多遜既還江南國主知上有南伐意遣使願受封策上不許於是復遣閤門使梁迥使馬迥從容問國主曰朝廷

今冬有柴燎之禮國主盍來助祭國主唯唯不答迫歸
上決意伐之初江南人樊若水舉進士不中第上書言
事不報遂謀北歸先釣魚采石江上小舫載絲繩其中
維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凡數十往返而
得其丈尺之數遂詣闕言江南可取上令學士試賜及
第授舒州軍事推官告上以母及親屬皆在江南恐為
所害上即召國主護送國主聽命於是遣使詣荆湖如
若水之言造千艘將浮江以濟師也大元帥錢俶遣府

判官黃衷簡入貢上謂之曰汝歸語元帥常訓練兵甲
江南倔强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
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也特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
外連亘數坊棟宇宏麗儲侍什物無不悉具因召進奉
使錢文贊謂之曰朕數年前令學士承旨陶穀草詔比
於城南建離宮今賜名禮賢院以待李煜及汝主先來朝
者以賜之且以詔草示文贊遂遣文贊賜俶羊馬諭旨
於俶戊寅俶遣其行軍司馬孫丞佑入貢丁亥辭歸上

厚賜餼器幣且密告以師期九月癸亥命潁州團練使
曹翰領兵先赴荆南兩寅復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
馬軍都虞候李漢瓊判四方館事田欽祚同領兵繼之
上已部分諸將而未有出師之名欲先遣使召李煜入
朝擇羣臣可遣者先是左拾遺知制誥開封李穆與叅
知政事盧多遜同門生上嘗謂多遜曰穆性仁善文辭
之外無所據多遜曰穆操行端直臨事不以生死易節
仁而有勇者也上曰誠如是吾當試之丁卯遂遣穆使

江南穆至諭旨國主將從之光政使門下侍郎陳喬曰
臣與陛下皆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
雖死無以見元宗於地下矣清輝殿學士右內史舍人
張洎亦謂不宜入朝時喬與洎俱掌機密國主委信之
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國者蓋望全濟之恩今若此
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兵甲精銳
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也宜熟計慮無自貽後悔使
還具言其狀上以為所諭要切江南亦謂穆言不欺已

是日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侯劉
遇東上閤門使梁迥等同領兵赴荆南冬十月江南國
主復遣其弟江國公從鎰水部郎中龔慎修重幣入貢
且買宴上皆留之不報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
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
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
潘美等皆失色不敢仰視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
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丁酉以吳越王俶為昇州東

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仍賜戰馬二百匹遣客省使丁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為倣前鋒且監其軍甲辰以曹彬為州西南面行營馬步軍戰權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都指揮使初王師直趨池州緣江屯戍皆謂每歲朝廷所遣巡兵但聞堅壁自守遣使奉牛酒來犒師尋覺異於他日池州守將戈彥遂棄城走閏十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先是上遣八作使郝守濬率丁匠自荆南以大艦載巨竹絙并下郎州所造黃黑龍船於

采石磯跨江為浮梁或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口既成命前汝州防禦使陸萬友往守之遇江南兵戰於銅陵敗之獲戰艦二百餘艘丁卯曹彬等敗江南二萬餘衆獲千餘人及馬步軍副步署楊叔等獲戰馬三百餘匹初江南無戰馬朝廷歲賜之至是驅為前鋒以拒王師觀所獲馬印文皆歲賜者也十一月詔移浮梁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王師過之若履平地唐主初聞朝廷作浮梁以語張洎洎對

曰載籍以來長江無為梁之事唐主曰吾亦謂此兒戲爾於是遣鄭彥華督水軍萬人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王師將行國主誠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戊子吳越王俶遣修貢謝招撫制置之命也國主遺書於俶其畧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明天子一旦易地酌勛王亦大梁一布衣爾鄭彥華杜真與王師遇真以所部先戰彥華擁兵不救真衆敗十二月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公私記籍但稱甲戌歲益募民為兵民以

財及粟獻者官爵之 八年正月庚寅曹彬等進攻金陵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李漢瓊率所部渡淮南取巨艦實以葭葦順風縱火攻其水寨拔之斬首數千級初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餘萬背城而陣時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率所部先濟全師隨之江南兵大敗江南復出兵將汴流奪采石浮梁美旋擊破之擒其神衛都軍頭鄭賓等七人五月初陳喬張洎為江南

國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王師師入其境國主弗憂也
日於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恤政事軍書
告急非徐元璠等皆莫得通師傳城下累月國主猶不
知時宿將皆前死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勛年少
國主委以兵柄繼勛素貴而驕初無効死意但欲國主
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衆言輒云北軍強勁誰能敵之
聞兵敗則喜見顏色曰吾固知其不勝也繼勛從子紹
傑以繼勛故亦為巡檢使親近繼勛嘗令紹傑密陳歸

命之計國主不從偏裨有募敢死士欲夜出營邀擊王師者繼勛必鞭其背拘囚之由是衆情憤怒又託以軍中多務罕入朝謁國主召之亦不時至是月國主自出巡城見王師列柵城外旗旌滿野知為左右所蔽始驚懼乃收繼勛付獄責以流言惑衆及不用命之狀并紹傑殺之軍士爭腐割其肉頃刻都盡繼勛既誅凡兵機處分皆自澄心堂出實洎等專之也於是遣使召神衛軍都虞侯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擁十萬衆屯湖口諸

將請乘漲江速下令贊曰我今進前敵人必反據我後戰而捷可也不捷糧道且絕其為害益深矣乃以書召南都留守柴克貞使代鎮湖口克貞先是已病遷延不行令贊亦不敢進國主累促之秋七月初江南捷書累至邸吏督李從鎰入賀龔慎修以為國且亡當待罪何賀也由是羣臣稱慶從鎰即奉表請罪上嘉其得禮遣中使慰撫供帳牢餼悉從優給壬午復命李穆送從鎰還其國手詔促表降且令諸將緩攻以待之九月闕京

口要害當得良將侍衛都虞侯尤親任之乃擢潤州留

後關孤亦難與卿別但此非卿關家盡輦金玉以往謂

人曰關當散此以圖勛業國主關成左右請出兵掩之

時澄關勝立為虜矣救至而後圖戰關盧絳自金陵引

所部舟師八千關舍舟登岸與吳越兵戰吳越兵少却

因固守踰月自相猜忌澄以通降款慮為絳所謀乃曰

間者言都城受圍日急若都城不守守此亦何為絳亦

知城終陷乃曰君為守將不可棄城而去宜赴難去者

惟絳可爾澄偽為難色久之曰君言是也絳遂潰圍而出初絳怒一裨將議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矣裨將泣涕請命澄因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得富貴因諭以降事令先出導意裨將曰某家在都城將奈何澄曰事急矣當為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於是裨將踰城而出絳猶未知明日澄與絳同食主兵者來告澄作色曰吾謂公已斬之矣何得令逃也絳已去澄徧召諸將卒告曰澄守城數旬志不負國家事

勢如此須為生計諸君以為何如將卒皆發聲大哭澄
懼有變亦泣曰澄受恩固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城
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爾諸君不聞楚州耶初周
世宗圍楚州久不下既克盡屠之故澄以此脅衆戊寅
澄帥將吏開門請降潤州金陵危甚乃趨宣州旦夕酣
飲為樂或勸赴難皆不答初李從鎰至江南諭上旨國
主欲出降陳喬張洎廣陳符命以為金湯之固未易取
也北軍旦夕當自退矣國主乃止李穆既還上復命諸

將進兵及潤州平外圍愈急始謀遣使入貢求緩兵道士周惟簡者鄱陽人隱居洪州西山國主召之館於紫極宮嘗以冠褐侍講周易累官至虞部郎中致仕於是張洎薦惟簡有遠略可以談笑弭兵復召為給事中與修文館學士丞旨徐鉉同使京師時國主屢督朱令贇舉湖口兵來援謂鉉曰汝既行即當止上江援兵勿令東下鉉曰臣此行未必能排難解紛域中所恃者援兵爾奈何止之國主曰方求和好而復召兵自相矛盾於

汝豈不危乎鉉曰要以社稷為計置臣於度外爾國主
泣即日拜左僕射叅知左右內史事鉉固辭國主又以
惟簡雅素高尚不近榮利親寫十數紙題寫奏目令惟
簡乘間求哀欲謝養病冬十月己亥朔曹彬等遣使送
鉉及惟簡赴闕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
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
於是大臣亦先白上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上
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既而鉉朝於廷仰而言曰李煜

無罪陛下師出無名上徐名之升殿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上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惟簡尋以奏目進上覽之謂朕不曉也上雖不為緩兵然所以闕壬寅鉉等辭歸江南朱令贇領衆十五萬縛木為筏長百餘丈沿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王明率所部舟師屯獨樹口遣其子馳奏且請增造戰船三百艘以襲令贇上曰非應急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圍解矣乃密遣人

諭明令於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之
果疑大軍襲其後逗撓不敢進時江水淺涸不利行舟
令贇獨乘建大將旗播至皖口行營步軍都指揮使破
之令贇威震因縱火距關會北風甚火反及之軍潰已
未生擒令贇及戰棹都虞侯王暉等獲兵仗數萬金陵
獨待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徐鉉及周惟簡還江南
未幾國主復遣入奉表辛未對於便殿鉉言李煜事大
之禮甚恭徒以被病未往朝謁非敢拒詔也乞緩兵以

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至上與反覆數四鉉聲氣愈厲上怒因按劍謂鉉曰不須多言江東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鉉惶恐而退上復詰責惟簡惟簡益懼乃言臣本居山野非有仕進意李煜強遣臣來爾臣素聞終南山有靈藥他日願得棲隱上憐而許之仍各厚賜遣還先是曹彬等列三寨攻城潘美居其北以圖來上上視之指北寨謂使者曰此宜深溝自固江南人必夜出兵來寇爾亟去語曹彬等併力

連成之不然將為所棄矣賜使者食且召樞密使楚昭
輔草詔令徙置戰棹以防他變使者食已即行彬等承
命自督兵夫掘塹三成丙戌江南人果夜出兵五千襲
北寨人持一炬鼓譟而進彬等縱其至乃徐擊之皆殲
焉獲其將帥佩符印者十數人王師圍金陵自春徂冬居
民樵採路絕兵又數敗城中奪氣曹彬終欲降之故每
緩攻累遣人告國主曰此月二十七日城必破矣宜早
為之所國主不得已約先令其子清源郡公仲寓入朝

既而久不出前數日彬日遣人督之且告曰郎君不須遠適若到寨即四面罷攻矣國主終惑左右之言以爲城堅如此豈可克日而破但報云仲寓趣裝未辦宮中宴餞未畢二十七乃可出也彬又遣人告曰若二十六日出已無及矣國主不聽先是上數因使者諭彬以勿傷城中人若困獸猶鬪李煜一門切無加害於是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愈須諸公共爲誓破城日不殺一人則彬病愈矣諸將許

諾乃相與焚香約言既畢彬即稱愈乙未城陷初陳喬
張洎同建不降之議事急又相要以同死社稷然洎實
無死志於是攜妻子及橐裝入止宮中引喬同見國主
喬曰臣負陛下願加顯戮若中朝有所詰責以臣為辭
國主曰歷數已盡卿死無益也喬曰陛下縱不殺臣臣
亦何面目以見國人乎遂縊洎乃告國主曰臣與喬同
掌樞密今國亡當俱死又念陛下入朝誰與陛下辨明
此事所以不死者將有待也彬整兵入至其宮城國主

乃奉表出降與其羣臣迎拜於門彬令有欲入者一切

拒之始國主令積

闕

稷失守則盡室赴火死及見彬

闕

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厚

闕

不可復得矣因復遣煜

闕

棹都監梁迥及田欽祚

闕

但笑而不答迥等忿爭不能

自引決可亡慮也又憤歎國亡無意蓄財所操持

闕

獨

右內史學士張佖不受詣彬自

闕

邀名不許但取金輸

之官彬既入金陵士大夫賴彬保全各得其所親屬為

軍士所掠悉遣還之因大蒐於軍毋得匿人妻子倉廩

府庫委轉運使許仲宣按籍檢視彬一不問師旋舟中
惟圖籍衣衾而已十二月己亥江南捷書至凡得州十
九軍三縣一百有八十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有五羣
臣皆稱賀上泣謂左右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思布聲
教以撫養之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此實可哀也
即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饑民辛丑赦江南管内州縣
常赦所不原者偽署文武官吏並仍其舊令太子洗馬
呂龜祥詣金陵籍李煜所藏圖書送闕下 九年正月

戊辰朔御崇元殿受朝辛未曹彬遣翰林副使郭守文
奉露布以江南國主李煜及其子弟官屬等四十五人
來獻上御明德門受獻煜等素服待罪詔並釋之賜冠
帶器幣鞍馬有差時有司議獻俘之禮如劉鋹上曰煜
嘗奉正朔非鋹比也寢露布不宣煜初以拒命頗懷憂
恚不欲生見上宇文察知之因謂煜曰國家止務恢復
疆土以致太平豈復有後至之責耶煜心始安徐鉉從
煜至京師上召見責以不早勸煜歸朝聲色甚厲鉉對

曰臣為江南大臣而國滅亡罪固當死不當問其他上
曰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賜坐慰撫之責張洎曰汝教
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王師圍城洎所
草召江上救兵蠟彈內書也洎頓首請死曰書實臣所
為也犬吠非其主也此其一爾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
也辭色不變上初欲殺洎及是奇之謂曰卿大有膽朕
不罪卿今事我無替昔之忠也乙亥以煜為右千牛衛
上將軍封違命侯其子弟皆授諸衛大將軍宗屬皆授

諸衛將軍丙子以徐鉉為太子率更令張洎為太子中
允鉉性質直無矯飾故人子弟及親族之孤貧者來依
鉉鉉必分俸開館以納之十一月封煜為隴西郡公去
運命侯之號賞曹彬平江南功見官制門太宗太平興
國二年五月右千牛衛上大將軍李煜自言其貧乙未
詔賜錢三百萬三年秋七月壬辰李煜卒年四十二
贈太師追封吳王

太平治迹統類卷一